

<<出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出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2074026

10位ISBN编号：7222074023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云南人民

作者：陈建波

页数：32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出手>>

内容概要

民国时期，陈仓城，随着陈仓守将党玉昆的覆灭，缙绅名流孙伯啸突然成为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——相传党玉昆曾交他保管一大批藏宝。

陈仓县长王本斋暗中窥伺，神秘女子俞梅突然入住孙府，城防团丁团长登门挑衅，青年军官吴少校和刘少校入驻陈仓建立通讯处，美国人约翰逊随荣老板突然来访……孙府周围频频上演各种明争暗斗的好戏，共产党、国民党、土匪、日本人、美国人等多方势力互相交错。

谁是友谁是敌？

谁先出手？

向谁出手？

出手！

出手！

出手……迷雾重重之中，各方势力一一出手，鹿死谁手？

谁能得手？

欲知详情，敬请《出手》！

<<出手>>

作者简介

陈建波，江苏人，暗战小说创始人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其小说风格善变，文笔精湛，构思缜密，情节跌宕起伏，善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剖析人性。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暗杀》《乱花》《密室》《诡计》等，其中部分作品即将拍摄影视剧。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不速之客第二章 迷雾重重第三章 暗潮汹涌第四章 异峰突起第五章 迫在眉睫第六章 峰回路转第七章 八方云动第八章 十面埋伏第九章 喋血暗战第十章 最后一搏尾声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不速之客 (一) 陈仓城那场大劫,近十年之后才渐渐恢复了元气。店铺买卖、行商过客一如旧时般兴旺,只是城北那处斩杀党军降卒的万人坑周围依旧一片萧凉。清明时节,有亲属葬身此处的本地人,带着烧酒和纸钱,在这里焚烧祭奠,哀声阵阵。白昼的空气里,随风飘溢着浓重的灰烬气息,勾动起满城居民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攻伐虐杀场面不堪回首的记忆。

夕阳落山,天色黯淡下去,这里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域,寻常人不敢贸然接近。

晚十点左右,万人坑东侧一座孤坟前,却有人趁着天黑悄然前来拜祭。

两支羊油大烛、一捧银箔精心叠就的元宝、两侧佩枪侍立的护卫,显示出这位夜祭者的特殊身份。此人年约六旬,一袭长衫,外罩貂皮外套,两只护耳犹未摘下,大概是提防这夜晚的寒凉。

他拱手欠身作揖,嘴里喃喃道:“江山易主,天下剧变,又是一番新气象。

党兄洗清罪孽,早日投胎,说不定还赶得上这趟热闹呢。

”他这边正自焚化纸物,一团幽幽的火光在苍茫夜空里闪耀。

此刻夜深人静,避开嫌疑本是他的初衷,但是随后不久,一道雪亮的手电光柱从远处照射过来,在他的身体上驻留片刻,彻底了结了他的如意算盘。

有个声音笑吟吟地说:“孙老先生,深更半夜烧纸,鬼是收不到的。

像党拐子这种死有余辜的恶鬼,这时候怕是还在阎王爷的十八层地狱下面呢,没有福分来享用你的祭物。

”夜祭者闻声愣怔了一下,抬手掩住光亮,仔细朝来人瞧瞧,也是一声笑,说:“王县长,您不会也是来祭拜的吧?”

”那出声之人走近来,身后跟了五六个警察,沿着这坟莹绕了一圈,摇摇头说:“有意思,前清进士夜祭民国败将,又被我这个留过洋的县长碰上,日后,也是陈仓的一段佳话了。

”夜祭者淡淡地说:“莫非,县长大人是要归罪孙某了?”

”那王县长冷笑,围着他踱了几步,说:“清明祭扫上坟,不犯民国法律,在下无权过问,只不过心里好奇,借问一句,陈仓城内外近年来传言,党拐子临死前,把他盗掘的奇珍异宝都托付给你了,眼下的情形,似乎验证了这个传言。

”孙老先生掸了掸身上的灰屑,说:“宋哲元入城后,掘地三尺,搜出了党玉昆数百箱藏宝,全部运送到天津租界里寄存,鄙人家中也没能幸免。

王县长不会是想效仿故例,也来寒舍搜搜?”

”王县长叹了口气,说: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,党拐子就是个例子。

孙老先生自己保重,世上垂涎财富的人多得是,未必是我。

”两人一席舌战,坟前火光缓缓熄灭。

孙老先生的随从点起灯笼,就此和王县长一行分道扬镳,越过荒僻地带,然后穿街过巷回到宅邸。

这夜来祭奠、略表心意之举,遭逢了意外,孙老先生十分不快,他洗了脸,捧起手炉走进书房,坐在书案前蹙眉沉思起来。

孙老先生本名孙啸伯,前清光绪年间进士,少年得志,算是陈仓城中扳指头上数的人物。

尤其是书道一途,早年在京师就崭露头角,民国后,他返回陕西,久住西安,与各方才俊切磋,以篆籀一体独擅胜场。

他不仅仅身负书名,更了不得的是判观时局精准,民国14年,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困西安,他提前十天出城返乡。

宋哲元等部围攻陈仓,他同样是故伎重施,携带细软家私去了西安。

有坊间传言,他此行还负有党玉昆嘱托的特殊使命,以宝器贿赂冯玉祥,请求撤兵。

但此举未果,党玉昆终于兵败身死。

倒是孙啸伯落得个平平安安,继续在地方上以缙绅名流的身份厮混,寻常人等不敢正视。

孙家是陈仓世家,以转买云贵川等地的特产货物起家,后来捐过一任道台,没有实缺,终究不上台面。

<<出手>>

到了他这一代，发奋读书，终于登堂及第。
不料没几年大清朝就亡了，仕途一道，兴味索然。
倒是家中广有田地，富甲一方，日子很是清闲自在。

这会儿，孙啸伯正陷入沉思。

窗外廊檐下石板上传来轻捷的脚步声，接着外面房帘一挑，走进来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，未进书房就开口说：“父亲，半夜了还不睡？”

“孙啸伯知道是儿子，鼻腔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睡得晚起得早，乃是常情。

你怎么没睡，难道有烦心事？”

“孙公子名叫孙连文，北大毕业，在西安一所中学里做教员，前段时间患了场大病，回家来休养。

最近身体好转，不免静极思动，出城去转了一圈，得悉了些新的讯息，天黑后不久就回来了，想向父亲禀报，不料老爷子出了门，直至半夜才回来。

他一得信，就赶忙到书房来。

此时瞅见父亲脸色不佳，虽然猜不透缘由，但也无暇去问，只是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。

孙啸伯看看儿子的神色，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“孙连文点点头，说：“白天出了趟城，在二十里铺转了转，听乡下人说最近不太平，南边来了一股人马，打了几仗，据说杨虎城的队伍抵挡不住，中央军尾随着进陕来了。

我怕对陈仓不利，赶紧来说一声。

“孙啸伯稍稍沉吟，说：“陕北有所谓的共匪造反，陕南也出了麻烦，杨刀客坐镇西安，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笑话！

“孙连文欠了欠身，说：“小心为上。

“孙啸伯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父亲是什么人？”

大江大浪都闯过来了，还怕这个？”

杨刀客不是要修铁路到陈仓来吗？”

修好了，陈仓一旦有事，西安的援兵顷刻就到，咱们去西安也省了许多周折。

“谈话就此打住，目送儿子离开后，孙啸伯丝毫没有睡意，喝了口茶水后，站在案前，铺开宣纸提起笔来，去墨池里蘸了蘸，不假思索地悬腕落毫，眼见笔端徐走，劲折流转，不经意间写下了数十个绝妙文字来。

这番运笔用力后，勾起了睡意，他丢开笔，捻须端详了好一气，好像不太满意，随手将它团起，丢在案边，深深地打了个呵欠睡觉去了。

天色微亮，宅外雄鸡高唱。

孙府佣人孙吉例行公事地拿着笤帚、簸箕，打扫廊下台阶、院落，然后推开主人书房进去清理。

先把搁在砚边的毛笔放入盛着清水的瓷缸里，再抹干了桌面上的墨痕，归拢了散乱的物事。

最后，他拣起那团废纸，双手小心翼翼地理开来，大略地看看，再度团皱起来丢进簸箕，带上门后去前面宅门边的灰堆上倾倒垃圾。

陈仓城里的收荒客早已提着缠绕铁丝的竹竿，四处扒拉。

见孙吉出来，凑上前两步，似有所待。

孙吉四顾无人，冲他使个眼色，竖起大拇指暗示了一下。

收荒人喜出望外，从怀里摸出块银洋来，趁着他倒灰弯腰之际塞进他的手心。

孙吉不动声色，撂下一句：“弄远了点，别在陈仓城里现眼害人。

“收荒人装做漫不经心地拾起纸团来，扔进补丁布袋里，低低地吹着唢呐，扬长而去。

（二）一个月后，那幅孙啸伯夜来解脱烦恼的墨迹文字被精心装裱，送到了数百里外的省城西安。

荣庆斋古玩店老板荣必祥坐在后室，嘴里叼着一根粗肥的雪茄，仔细地数了一遍纸上的字数，啧啧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老家伙，字越来越老辣了！”

<<出手>>

可惜，没有款、章，还得另外动心思。

“天窗倾泻而下的光线落在他的圆形眼镜上，遮去了镜片后的一双眼睛，和幽蓝色的烟雾一起，将这个古玩商人的体貌装饰得莫测高深。

眼下西安市面上，孙啸伯的字和前些年行情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一来，他的笔力愈老弥坚，以铁划银钩形容毫不为过。

另外一点，字画结构越变越奇，有些字仅能根据现存的金文、石鼓文来揣摩了。

看样子，某些行家的推测并非臆断，七年前，党玉昆覆亡之前和他交好，盗掘来的周鼎秦簋大都请他过了眼，那些铭文奇字，被他沿用在笔下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近日，平津两地都有商家愿意出重金收他的字。

偏偏孙啸伯潜居陈仓，难得出门，书法文字更是寥寥无几。

不知道他这是刻意而为，还是真的如其所说的那样，看破红尘世事，不愿再涉足其内、徒劳奔波了。

无奈之下，荣老板只得出了道奇谋，通过收荒客买通孙府佣人，瞅着空子把孙啸伯不曾留意的草拟之作偷出来，根据品质进行装裱，秘密售给平津地区的同行，赚取丰厚的利润。

像今天这幅字，不会低于三百块大洋，比之于他从拾荒客手里得来，至少有十倍的利润了。

至于后面的买家该出怎样的高价，这一点是他念念在心、犹疑难决的。

因为迄今为止，从他手里流出的孙啸伯的字，没有一幅在市面上作价售卖过，像是被某位同行有意囤积起来了。

他们是想熬到孙啸伯撒手归西，再做奇货可居拿出来卖，还是另有所图？

荣老板脑袋里闪烁着三百块银洋的光芒，暂时将无妄之想抛开去，起身翻翻墙上的日历本，大约这两天北平要有客人来收货了。

他手里除了这幅孙啸伯的字外，还准备了两块沁血汉玉、一只战国青铜爵、前清乾隆年间陕西状元王文炳的一对条幅、一面十成品相的唐朝海马葡萄镜。

对方此行，决无落空的道理了。

正思量盘算之际，前面招呼客人的伙计一溜烟跑了进来，禀报说来了个女客，拿了玉要卖，他看成色不错但又怕走眼，特地来请东家掌眼。

荣老板听说有好东西来了，连忙赶过去。

店堂里，两面新开的天窗光线充足，照得柜台上纤尘毕露。

那些擦拭得洁净的青铜器、瓷器上，散发着不可言喻的神秘光泽，给这座古玩店增添了几分静谧幽远的韵味。

一位穿藏青棉布袍子、围着白色围巾的年轻女性坐在一张紫檀木椅上，正四面打量着屋里的陈设。

她身边的茶几上放着块白玉牌，正是令站堂伙计犹豫难决的物件。

荣老板颌首作揖，笑道：“小姐，让您久等了。”

下面的伙计是学徒，眼光太浅，抱歉得很，我这就来瞧瞧。”

“他吩咐伙计去上茶来招待客人，自己拿起那块玉牌，先在手掂掂分量，又迎光去看玉质，再用放大镜细细地检查上面的雕工和落款，心中惊喜。

这是一块上等和田羊脂白玉，底料本身就难得，再加上正面精雕细镂了一幅山水，当真是鬼斧神工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背面右下角，四个细若发丝的落款：子冈攻玉。

他心中赞了一句，也只有这四个字配得上这雕刻，明代陆子冈制玉无疑。

他抑制住兴奋，试探地问：“小姐，这块玉是上等羊脂白玉，质地很好，您给个价？”

“这女子思忖一下，竖起三个指头来，说：“三千块。”

“荣老板一惊，心知她是明白人，懂得这东西的价值，不免略有失望地问：“小姐这东西是家传的，还是朋友相赠？”

“女子说：“祖传的，家里遇上事儿，拿它来救个急。”

“荣老板呵呵笑道：“说句实在话，这东西若是放在北平、天津，卖个四五千块钱也是可能的。”

<<出手>>

可是，这里是西安，要价高了是出不了手的。

我看，一千五百块钱，我就咬咬牙收下了。

不然的话，实在是承受不起。

“那女子伸手去拿起玉牌来，但只是恋恋不舍地注视了它一气，随即往前推到他的眼皮底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两千块，我就忍痛割爱了。

“荣老板故作思索，站起身来在店里踱了一圈步。

说：“一千八吧，我派个伙计护送你回去。

你单身女人家，以防路上有意外。

“女子叹口气，点点头，当下便立了买卖字据，交割了这笔生意。

送她走后，荣老板将玉牌捏在掌心把玩，爱不释手。

今天，先收了孙啸伯的字，后得了陆子冈的玉，兆头好得很。

不过，这块玉他暂时不想出手，要留在手边多亲近亲近呢。

古玩业的行情是三年做一笔，一笔吃三年。

今天，他连做了两笔，正在欣喜劲头上。

忽然，街口开过来一辆黑色铮亮的汽车，停在了荣庆斋门口。

车窗处，看得到司机是军人。

车后座上下来个金发碧眼的洋人，陪同的是个少校军官，挎枪佩剑，很是威风。

荣老板先瞧见当兵的，心里抽紧，后看到那个洋人，不由得转忧为喜，边迎出去边大声说道：“古得冒令，约翰逊先生，什么风吹得您大驾光临西安，光临小店啊！”

“那位约翰逊先生笑呵呵地走过来，没有采用西式握手礼，而是双手一拱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荣老板，恭喜发财！”

“荣老板大笑，搀住他的手，说：“财神爷登门，不发财都不行了。

“两人在门外街边客套恭维，那个军官背负着手站在一旁，面无表情。

约翰逊转过身，替他介绍说：“这位吴参谋，是我在北京交的好朋友。

我离开北京时发了个电报给他，他就按时在火车站接我了。

好朋友啊！”

“荣老板暗暗端详这个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的青年军官，心里估算了一下他的成色，殷勤地邀请一同进店去坐，赶忙吩咐伙计去对面的酒家订一桌上等酒席送过来。

中午，他要款待宾客。

……

<<出手>>

编辑推荐

中国计谋小说第一人陈建波的巅峰之作。
陈建波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，颇有金庸之风。
其伏线千里的布局，盘根交错的线索，纠结繁复的人物关系，组成了一个宏大而丰满的故事，以及一个个真实而复杂的人物。

《出手》这部小说完全展现了陈建波构架故事以及描摹人物的卓绝能力。
整个故事从开始到结束，都节奏紧张、悬念重重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读这样的故事是一种折磨，更是一种痛快的享受。

<<出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